

秋到南通(组诗)

□钱雪冰

紫琅
诗会

南通的山

石头很熟悉
石头的名字很熟悉
想不到狼山两个字
可以泡一杯酽酽的茶
生津 消脂 解渴
抿一口
有点小苦
再抿一口
有点小甜
一直抿下去
世界的模样
就是幸福的模样

幸福的模样是什么样的呢
天边云卷云舒
庭前花开花落
而自己 把初秋当作一首诗
浅吟低唱

南通的海

海是南黄海
那么多的浪
从天边奔跑而来
跑到岸边的时候
它们大都只剩下
几声叹息

在初秋
这样的叹息
格外动人 多少双脚
不远千里 只为收获
一朵温驯的浪花

这个季节 饱满的阳光
依然年轻
这个季节 海水之所以叹息
只因为它心里的小秘密
正被一双双欢快的脚步
悄悄识破

秋日私语

□季健

心窗
片羽

真快,夏天才刚刚收起小尾巴,秋天,仿佛一夜之间就赶到了我们这座小城。

梧桐黄了,微风吹过,金黄的叶子簌簌落下;鸟儿的啾鸣夹杂着些许悲凉,仿佛有无限哀思。而秋天在我眼中,却是另一种代言,比如收获。

我想起了那个秋天,在外城河边,明净的水面倒映着金黄的树叶,风掠过,树叶发出瑟瑟的响声,仿佛是恋人的低语,而此时的我内心早已风起云涌,那时的你是风华正茂的少女,你的眸子像静默美丽的河水,像立意鲜明的秋。那一刻我默默起誓,这辈子非你不娶!

我轻轻牵起你的手,那是一双婴孩般柔婉无比的手,嗅着你发间似有若无的清芳,望着你令我心神向往的眸子,鼓足了所有的勇气对你说:“虽然现在的我只是一名初出茅庐的小记者,但我会用毕生的精力

南通的天

黄海之上
白云之上
蓝蓝的天
月光之上
星光之上
蓝蓝的天

还有什么必要走马他乡
寻找哒哒的蹄声
还有什么必要等待一朵花
为青春书写一段注释
今日 今夜
黄海之上 白云之上
月光之上 星光之上
那一汪浅浅的蓝
足够每一位丹青高手
描绘出一座
崭新的南通城



畅游 陈顺源

王大山

□黄红卫

王大山生于石桥街,长于石桥街,如果不是清明节要回爷的老家祭祖,他敢拿土著自居。其实,石桥街真正的土著老早跑光,远的海外、近的京城。王大山蜗居的大杂院,原某大财主四合院,新中国成立后被列为公房。王大山娘是返城知青,当年一间耳房无异天堂。随着王大山一天天长大,天堂变成鸽窝,无奈之余,山墙外搭了个棚子。

粗糙的伙食、逼仄的空间,一点不影响王大山发育,他像一棵野蛮生长的树,粗胳膊、大长腿,浑身散发着荷尔蒙气息。当石桥街第N个太妹被这种气息蛊惑,白天黑夜纠缠于王家棚子,爷娘不得不发出警告,若继续浪荡不羁,拆除棚子,脱离关系!之前,爷娘不是不操心,甚至跑去学校哀求,让其继续念书。学校菩萨心肠,补考、留级……几经折腾,总算完成初中学业。某单位招工时,娘端着老脸找熟人,该单位待遇好,运气好的话有福利房分配。熟人表示希望不大,一线工人也须笔试。母亲翻遍耳房,寻出一个镯子。熟人得了力,弄到笔试题。王大山和尚念经般诵了一遍又一遍,临阵却画不出个葫芦瓢。镯子退回来,娘又送过去,再想想办法,只要有个稳定的工作,天天在外面飘来荡去,迟早惹祸。熟人一拍脑袋,去服装厂呀!

一开始,王大山在裁剪车间当学徒,他推说看不懂工艺,横竖不肯操剪子,只高兴拉着布匹跑来跑去。不几天,厌了倦了,躺平棚子不起来了。

爷娘急煞。爷记起某年清明,祖宗祠堂来过海外族

人,据说身价不菲,工厂遍布内地。爷连忙从柜子里拿出一张封塑好的合影,战战兢兢打电话过去,对方自称秘书。爷一听是秘书,胆子大了些,口齿伶俐了些,条理分明了些。对方让爷等回复。早也等晚也等,待春花结秋果,回复来了,巧了,芝麻掉针眼了,服装厂本就隶属王氏麾下。

王大山高兴死,去了机修组,流水线可是清一色女人呀!他像一只花丛中的蜜蜂,一天到晚不亦乐乎。一天,江燕机台故障,未等喊人,王大山风一样卷过去。江燕一激灵,一股熟悉的久违的气息扑面而来。

按理,王大山拈花惹草惯了,不会对江燕动真格。偏偏,他像落脱魂,吃饭不香、睡觉不实,哪怕牛腿样的胳膊瘦成麻秆,哪怕脸颊儿钉满钢针样胡须。直到一天,一车间没有江燕影子,三车间没有,楼上楼下都没有,恍觉不妙,逮一个问一个。大家都晓得他在追求江燕,挤眉弄眼说江燕相中镇上首富,回去做新娘子去了!

说到底,这娘们嫌咱穷啊!王大山咬咬牙齿,决定辞工。他一头钻进理发店,落净三千烦恼丝,只蓄一圈黑漆漆的络腮。

石桥街破落归破落,地段不错,东边百货大楼、西边电影院、南边新华书店、北边邮局。王大山从不逛书店,只逛邮局。少时,王大山屋里收到过一封信,他觉得那叫“邮票”的花纸头漂亮,小心翼翼揭下,夹在书本里。

后来,去邮局寄回信,正碰上排队抢购邮票。从那开始,他想方设法弄钱,实在弄不到,拿学费换邮票。爷娘追

究,他称如有足够的钱给他买邮票,一定好好念书。

说起来别不信,王大山好色出名,吝啬也出名,哪个太太不愿意倒贴,他会轻描淡写说“拜拜”。

发财路子千万条,每条需银子铺垫。爷表态除非把鸽子窝卖脱,一家三口鸽子样飞;娘解释一点儿老底留着娶儿媳,她想抱孙子。

看来,只有邮票能帮上忙。主意打定,王大山搂着集邮册子撕心裂肺了一场,若干年后爷死娘死都没这么伤心。

他一趟一趟跑邮市,看中同样光头光脑的“德哥”。德哥和气,对谁都一副笑脸模样;德哥交易大,一甩手就是几万几万。王大山曾亲眼看见他不动声色地从一名妇女手中接过一枚邮票,然后面无表情地递过一沓票子。乖乖,整整五千!

王大山也有这样一枚邮票。他记得,当年送他邮票的太太紧张兮兮的,第二天便失掉联系。他没去找寻,只把邮票隐匿了起来。

又是周末,王大山如约来到邮市,德哥正在忙碌。

“大山。”黎明亮从人群里走过来。黎明亮家境好,读书多,有眼光。一次,两人一块儿排队,轮到他俩时,只剩小小型张。王大山想撤退,黎明亮说试试,小型张升值也快。尝过甜头,王大山信了黎明亮,一来二去,成了朋友。

黎明亮把王大山拉到僻静处:“别着急出手,帮你联系到一买家,人家愿意拿石桥街祖屋抵价。”

“我需要现金。”王大山想倒腾服装。

黎明亮急起来:“那屋虽破虽小,一旦拆迁,石头翻身!天上掉馅饼,为啥不接?”